

余

山

集

清人別集叢刊

余
山
集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編 四游草

余山續集

古懷堂藏板

北游草序

黃州王澤弘撰

五三五

余於戊子秋來京師道經岐亭與桐城方爾止先生邂逅相遇綰帶定交因得窺其篋中諸體詩心甚悅之以爲高老渾脫有少陵風今世所自命爲詩家者皆不及也是年余北征不果而方先生亦倦游南還余又於甲午冬再至燕居此者且四載餘每從諸友人所論詩輒謂不得方爾止先生此道幾無可告語者蓋將俟異日南歸之後相約爲世外交不圖與先生復相見於京邸也先生詩自甲申起至丁酉止分體編年凡三十卷曰龔山集已付吳司理錦雯往梓於吳門矣茲則丁酉冬至戊戌秋京邸所作諸贈答詩另爲一卷曰北游草以

續龔山集之後行將歸白下梓行之於其歸也命余一言綴於篇端余觀先生此詩較岐亭所示諸詩漸老漸熟漸造平淡正如少陵夔州以後香山洛陽東坡海外之作天機爛熳幾於神化不當以聲色臭味求之而不知先生者舍其詩弗論謂先生以處士而與公卿大夫游又人其名詩題中以此爲詬議余謂處士與公卿大夫果有異乎哉先生雖與諸公卿大夫游其所贈答詩無一媿阿之語自負甚高寄托甚遠與昌黎所上宰相書等不爲公卿大夫所忌諱亦幸矣其肯以此取悅乎况所謂公卿大夫皆先生向時風雨寤寐數十年不渝之交如以其仕隱殊途遂欲與數十年朋友之交絕其於詩人忠厚和平之意遠矣余幸不爲先生所絕時時

過余寓齋連牀接席動經旬日而余對先生亦不覺其
爲處士也先生且進而教余以事公卿大夫者之道與
素所論詩相表裏則今日長安邸中又何以異於同游
岐亭時耶知此意者始可與讀先生詩矣

文學部訓職北意香館何與龍民主詩文

東洞命古附奏襄觀今日其父觀中又何以異然同部

然與士也其去且其而維余以事公卿大夫者之節與

與余而謂其本則謂雖曰口而余雖其主亦不與其

北游草序

舊京王 潢撰

詩本人情該物理其大者可薦郊廟感鬼神而二南十五國風多塗歌巷謳田夫游女之作要以直任自然無取雕飾故古詩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遂開至極鍾叅軍之評詩也曰詩以吟詠性情爲主亦何貴於故實如思君若流水高臺多悲風清晨登隴首明月照積雪之類何其妙也昔人稱白香山廣大教化主其爲詩率令老嫗讀之豈非本人情該物理深有得於風人之旨歟吾友方爾止以詩名家者三十年大都獨寫性靈直抒胸臆蓋銘鑄經史取其精液卽景以會情因事以達意故不必艱深險澁如江河之行順流善下及其觸

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滂湃洶湧以盡變出奇要自成
爾止一家之詩然與香山異曲同工填唱而箎和矣吾
獨怪香山當元和長慶間其直聲亮節震焯宇內至於
篇章流布繕寫摹刻銜鬻市肆甚者雞林賈人自云其
國宰相每以百金易一篇其僞者宰相輒能辨之自著
作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而爾止顧獨鬱鬱不得
志於時又遭家難漂泊江淮間渡河踰濟直走幽薊與
燕市酒人悲歌飲泣已而短衫破帽策蹇驢出入關塞
尋盧龍之故壘弔首陽之荒墟發爲詩歌以洩其沈頓
無聊骯髒不平之氣卒乃垂翼而歸吾未嘗不惜其才
而悲其遇也雖然詩人多蹇又云詩非窮不工果如李
杜文章光焰萬丈雖坎壈終身正復何恨識者讀爾止

詩益信其人自此傳矣蓋爾止沉醉此道已三十年年
輒有集其篇帙之富不減香山他日必有辦百萬錢爲
戴逵起宅如郗超其人者當盡付剗剗俾長慶集不得
獨有千古但予僅同白家老嫗媿匪微之其安能爲香
山序也耶

山行記

臨南千古山千重同白家法誠賦匪難之其安詣爲香
如雲野字吹散臥其人音當盡於降風野其變集不於
難其集其篇其之富不海香山此日必其難百萬難其
其益計其人自出動矣蓋爾土其難其難其三十平手

北游草序

關中李楷撰

吾友方子爾止取其甲申以後十四年之詩依體編次曰龔山集余既已序而傳之矣過此以往其詩日繁大要每歲自爲一卷以附於前集之後曰龔山續集此則續集中之一種也蓋方子北游於燕薊覽金臺山川之勝徘徊於宮闕之下長揖公卿飲酒賦詩又策蹇塞上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寄托蕭遠感興雜出於是其詩益以豪天下之知方子者益以衆夫雲間之陸入洛而宦灞陵之梁顧京而噫士固有志不可強同方子之介介於龔山豈真無故而然歟懷故鄉者仁之道思先聖者厚之風且其入燕趙悲歌感慨之域易於淒涼激壯難

於和平溫雅非有樂天知命幾於見道之懷其志其辭惡能和平溫雅至是哉方子與余交最久余知其詩之要領感時懷古根於性情卽不免於贈答皆直書其交情不爲虛譽不爲諂曲斯亦異於人之爲詩者矣方子以爲譽而諂者其志卑其初皆迫於有所求求之而不得則怨誹生焉吾不爲富貴折節肯以貧賤干人乎若方子者可謂詩人之有守者矣嗟夫龔山在鍾離郡固萬國玉帛之遺蹤也於昔爲新豐於今則荒墟方子果何所求而取以名其集哉人將以爾止爲愚矣夫爾止古君子也而可以謂之愚乎

諭山續集

北游草

五四五

皖桐方文爾止著

嚴沆子餐

陳台孫階六

同學宋琬玉叔定

吳百朋錦雯

五言古體

三十二首

都門懷古十六詠

以下丁酉冬作

黃金臺

在易州燕昭王築

燕齊壤相接
秦世受侵伐
昭王不勝忿
闕館似宮闕
求賢爲復讐
郭隗充駿骨
果得樂將軍
一戰傾溟渤
千古快斯舉
高臺永不沒

易水

在固安燕太子送荆軻處

荆卿固烈士謀畧亦太疎其意有所待何不稍躊躇丹
旣促之行高生合同車乃用黃口兒事債志不舒至今
易水上行旅仍悲歎

黍谷

在懷柔齊鄒衍吹律處

鄒生善談天稷下人士驚雅游至薊北道路爭相迎有
谷故陰寒四月草不生一爲吹黃鐘陽氣遂滿盈種黍
實離離千秋垂令名

北平城

在薊州漢李廣嘗爲太守

赫赫飛將軍分符守疆場單于畏其名不敢踰沙磧昏
夜行草間射虎乃中石此石遂千古觀者咸嘆惜灤河
亦有碣附會非真跡

軍都山

在昌平漢盧植隱處

董卓亂天紀舉朝皆側目強哉盧子幹抗議獨不辱權
臣欲殺之間道走上谷匿影此山中談經坐茅屋先主
龍潛時亦在弟子屬

樓桑村

在涿州漢昭烈帝所生處

炎漢運方終魏吳皆僭竊中山隆準後此地生人傑有
桑如葆蓋已兆飛龍業高光獲再興正統賴不絕至今
西南隅民猶奉昭烈

徐無山

在豐潤漢末田疇隱此

昔有田子春逃名隱山嶼魏軍征烏桓秋水迷失道君
因父兄讐躬請爲之導讐復志已愜爵祿非所好我今
適盧龍臨風一憑吊

桑乾河

在良鄉晉張華所居

史稱張司空博物妙天下卜居此河上園林定瀟灑不
圖慕容亂倏化爲平野悠悠桑乾水南北通車馬借問
車中人誰是讀書者

酈亭

在涿州北魏酈道元所居

酈生有故宅亦在桑乾東閉戶注水經江海靡不通豈
惟考據確兼之文詞工我今渡河水停車遡遺風斯人
不可見落日鳴孤鴻

賈峪

在房山唐賈島所居

浪仙始爲僧中歲成進士當其年少日讀書乃在此其
詩好幽峭其人亦相似薄宦游長江竟以窮獨死但令
篇什有何必躋臚仕